欽定全唐文

王維二

對官門誤不下鍵判
與工部李侍郎書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與魏居士書
招素上人彈琴簡
兵部起請露布文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氏逍遙谷讌集序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
送李補闕充河西支度營田判官序
送懷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送從弟惟祥宰海陵序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
冬筍記

贊佛文

西方淨土變畫讚并序
繡如意輪像讚并序
給事中竇紹爲亾弟故駙馬都尉於孝義寺浮圖
畫西方阿彌陀變讚并序
爲相國王公紫芝木𤓰讚并序
皇甫岳寫眞讚
裴右丞寫眞讚
奉和聖製聖劄賜宰臣連珠詞五首應制

王維 二

對官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殿中惟通豬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

有人將何禦於贓紇固當無疑必寘嚴科

與工部李侍郎書

一昨出後伏承令從官將軍車騎至陋巷見命恨不得隨使者詣舍下謁才非張載枉傅元以車相迎德謝侯生辱信陵虛左見待古人有此今也未聞所以竦踊惕息通夕不寢維自結髮即枉眷顧侍郎素風維知之矣徂昔貴公子常下交布衣盡禮髦士絕甘分少致醴以飯汲汲於當世之士常如不及故夙著聞望為孟嘗平原之儔及乎晚歲時危益見臣節草莽之中乘輿播越列郡或棄車走林

畏賊顧望貢獻不至莫有關心侍郎慨然枕戈泣血奮不顧命捍衛聖主楊奉之以兵奉迎蕭何之運糧致饋曹洪之以良馬濟趙衰之以壺飧從收合亾騎繕治兵甲喻以大義慰而勉之然後以劒率卒執戈前驅浹旬之間六軍響振以成興復之業豈非侍郎忠節蓋世義貫白日垂名竹帛爲一代宗臣誠可愛也或曰宗子與國同休不得不爾也夫仁弱自愛者且奔竄伏匿偷延晷刻窮蹙既至卽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安能決命爭首慷慨大節死生以之乎而能不邀寵於上不干功於下不怠邦政不受私謁

時與風流儒雅之士置酒高會唫咏先王遺風脩然有東山之志善矣維雖老賤沈跡無狀豈不知有忠義之士乎亦常延頸企踵嚮風慕義無窮也然不敢自列於下執事者以爲賤貴有倫等威有序以閒人持不急之務朝夕倚門窺戶抑亦侍郎之所惡也而猥不見遺思曹公命吳質將何以塞知己之望報厚顧之恩內省空虛流汗而已輒先馳狀候涼時卽躬詣門下奉謝王維頓首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

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與魏居士書

足下太師之後世有明德室其四代五公克復舊業而伯仲諸昆頃或早世唯有壽光復遭播越幼生弱姪藐然諸孤布衣徒步降在皁隸足下不忍其親杖策入關降志屈體託於所知身不衣帛而於六親孝慈終日一飯而以百口爲累攻苦食淡流汗霡霂爲之驅馳僕見足下裂裳毁冕二十餘年山棲谷飲高居深視造次不違於仁舉止必由於道高世之德欲蓋而彰又屬聖主搜揚仄陋束帛加璧被於巖穴相國急賢以副旁求朝聞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組況足下崇德茂緒清節冠世風高於黔婁善卷行

獨於石門荷蓧朝廷所以超拜右史思其入踐赤墀執牘珥筆羽儀當朝爲天子文明且又祿及其室養昆弟免於負薪樵蘇晚爨柴門閑於積雪藜牀穿而未起若有稱職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顧影跼步行歌採薇是懷寶迷邦愛身賤物也豈謂足下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

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降及嵇康亦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邪此又足下之所知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

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忿大守小不閑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此近於不易願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種類俱生無行作以爲大依無守嘿以爲絕塵以不動爲出世也僕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體裨補國朝下不能殖貨聚穀博施窮窘偷祿苟活誠罪人也然才不出衆德在人下存

亾去就如九牛一毛耳實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謗於
高賢也略陳起予惟審圖之維白

招素上人弾琴簡

僕乍脫塵鞅來就泉石左右墳史時自舒卷頗覺思慮斗
然一清禺俟揮絃寫我佳況

兵部起請露布文

天地之心無不覆載烏鼠之性自私巢穴國家非徒疆理
其地臣妾其人思欲一車書混聲教變毒螫之俗為理義
之鄉伏惟皇帝陛下大道先天至德冠古武功則我有七

德文教則舞於兩階億兆廣堯封之時郡縣加禹服之外而犬戎小醜蝸角偷安動搖遠邊遮漢使之路脅從小國絕藩臣之禮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等虔奉聖策肅將天誅因識匿之且憯尋勃律之舊好暨諸胡國悉會王師萬里風馳六軍電掃氊裘之長思嚮風以無階毳幙之人惟塗地而可獲遂通重譯罔不來庭實賴聖謀曷惟帝力無攻不克百蠻皆歸於計中無遠不賓萬方若在於宇下臣等不勝喜慶之至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氏逍遙谷讌集序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於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𦞂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典邦教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迺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

酒合讌樂考擊鐘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劒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遥谷焉神皐籍其綠草驪山啟於朱戸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巓檻側遥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一作卉木)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一作花)逕窈窕衡臯漣漪(一作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樽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縠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

裵回於白雲衮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濛氾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弟兄元愷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一作賢楚傅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益不獲命豈曰能賢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宴韋司戸南亭序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可蹕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懐致館灞陵南望

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旣序覩當獸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紲一作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也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

今上合大道以撫荒外振長策以馭宇內故左言返踵穿胸沸脣齎膺騰白波驟輸碧砮之貢腹阻赤坂傳致紫琥之

瑛辮髮名王養馬於下廄雕結去帝獻珠於小臣而犬戎不識蝸角自大偷安九服之外謂天誅罕及自絕所國之後而王祭不供天子按劒謀臣切齒思以赤山爲城青海爲塹盡平其地悉虜其人而上將有哥舒大夫者名蓋四方身長八尺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指撝而百蠻不守叱咤而萬人俱廢鬃鬛奮髯哮吼如虎裂眥大怒磨牙欲吞不待成師固將身先士卒常思盡敵不以賊遺君父矢集月窟劒斬天驕蹴崑崙使西倒縛呼韓令北面豈直趙人祭其東門匈奴不敢南牧而已開府之日辟書始下以

爲踴躍用兵健將之事意氣跨馬俠少之能蓋欲謀夫起
予哲士俾我殲黠虜以無類舉外國如拾遺待夷門而不
食置廣武於上座始得我高子焉高子讀書五車運籌百
勝慷慨謀議折天口之是非指畫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嘗
著七發曹王慕義每奏一篇漢文稱善緣情之製獨步當
時主人橫挑而有餘壘客仰攻而不下公卿籍甚遍交歡
於五侯孫吳暗合將建功於萬里徼以露版召見甘泉衣
短後之衣帶櫑具之劍象弧彫服鞭弭櫜鞬目無先零氣
射西旅蒼頭宿將持漢節以臨戎白面書生坐胡床而破

賊然孤峯遠戍黃雲千里嚴城落日而閉鐵騎升山而出胡笳咽於塞下畫角發於軍中亦可悲也遲子之獻凱雲臺奏事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列居東第位爲通侯舊友拜塵羣公書幣祁大夫老矣武安侯問乎

送李補闕充河西支度營田判官序

漢張右掖以備左袵西遮孔道北護居延然犬戎夜獵於山外匈奴射鵰於塞下歲或有之我散騎常侍曰王公勇能盡敵禮可用兵讀黃石書殺白馬將入備顧問載以乘輿副車出命專征賜以內棧文馬將軍幕府請命介於本

朝天子瑣闈輟諫官以從事補闕李公家世龍門詞場虎步五經在笥一言蔽詩廣屯田之蓄度長府之羨以贍邊人以弱敵國然後馳檄識匿略地崑崙使麾下騎刃樓蘭之腹發外國兵繫郅支之頸五單于遁逃於漠北雜種羌不近於隴上子之行也不謂是乎拜首漢庭驅傳而出窮塞沙磧以西極黃河混沌而東注胡風動地朔雁成行拔劍登車慷慨而別

送懷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國自有初以節守西門者得自召吏選客故我常侍崔公

以貳車迎杜侯於杜陵而咨之矣舍之門下衣儒者之服立於軍門說諸侯之劒犄元帥之理也行有賁育鐵馬成羣而雄戟罕耀角弓載橐秉王者師不邀奇功樓庭籍甚高冠長劒拜命雲臺在是行也羣公自出轅門驂騑滿路置酒欲飲高歌自悽寂寥孤城惆愴朔管飛雪蔽野長河始冰吾子勉之慷慨而别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少年明經試出補吏學通大義政習前典本之於德輔之以才大官大邑可也不惟是歟子昔仕魯葢嘗之鄆書社

萬室帶以魚山濟水旗亭千隧雜以鄭商周客有鄒人之風以厚俗有汶陽之田以富農齊紈在笥河魴登俎一都會也子其不寶貨不耽樂不弄法不慢官無侮老成人無虐孤與幼上官奏課輶軒以聞則繡衣方領垂璫珥筆子所得也誰敢有之予病且憊歲晚彌獨窮巷衡門落日秋草趙服過我且東其轅促飯中廚子不可以蔬食送車出郭吾不可以徒行屨以及門拜於宇下猶且抱杖延頸送之以目城迴樹轉悲其馬嘶云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郊人前京兆右扶風居上谷閒與寢園接七月之什蕩無遺風五陵之豪雜居其地故有黠吏惡少犯命干紀政寬則以姦病人操急則以事中吏鄭子爲邑也絃歌之化洋溢四封雷霆之威燀赫百里下車按捕盡致法焉繡衣下帷風俗之治茍以文墨抵罪除名爲人削跡於野杜陵解印時賣故侯之瓜彭澤無官詎有公田之黍牽衣肘見步雪履穿䕶戾由中是貧非病屬聖朝龍旂鑾輅登封告成之事畢蒼玉黃琮郊天祀地之禮備天下無事海內乂安盡登仁壽之域猶下哀憐之詔萬方有罪與之更新百寮

失職使復其位降邑宰爲輿尉從館壓而解褐龍星始見馬首欲西搢紳先生居多結友諸曹列署且有同時時工部侍郎蕭公詞翰之宗德義之府弱年筮仕一命聯官於奉常幾日左遷六人同罪於外郡篤金盛業克傳丞相文儒萬石高風彌重故人賓客賦詩寵别贈言誠行騎登棧道館於板屋劒門中斷蜀國滿於二川銅梁下臨巴江入於萬井黄鸝欲語夏木成陰悲哉此時相送千里

送從弟惟祥宰海陵序

天子若曰咨爾三事百辟冠賊姦宄震驚朕師其舉吏二

千石至璽綬予將大命於朝以撫方夏羣從曰惟祥舊有令聞克奉成憲往踐迺職無恫於人獄貨非寶農食滋碩浮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噴於乾坤江城入於泱漭彼有美錦爾嘗操刀學古入官倚法爲吏上官奏課國將大選爾勞勉哉行乎唱予和汝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

心舍於有無眼界於色空皆幻也離亦幻也至人者不捨幻而過於色空有無之際故目可塵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嘗物物方酌我於無垠之域亦已殆矣上人

順陰陽之動與勞侶而作在雙樹之道場以衆花爲佛事天上海外異卉奇藥齊諧未識伯益未知者地始載於兹人始聞於我瓊蕤滋蔓侵迴階而欲上寶庭盡蕪當露井而不合羣艷耀日衆香同風開敷次第連九冬之月種類若干多四天所雨至用楊枝已開貝葉高閣閒鐘升堂覲佛右繞七匝卻坐一面則流芳忽起雜英亂飛焚香不俟於栴檀散花奚取於優鉢漆園傲吏著書以稊稗爲言蓮座大仙説法開藥草之品道無不在物何足忘故歌之詠之者吾愈見其嘿也

冬筍記

會心者行表行者祥故行藏於密而祥發於外欲人不知不可得也夫孝於人爲和德其應爲陽氣筍陽物也而以陰出斯其效歟重冰閉地密雪滔天而綠籜包生不日盈尺公之家執德庇人仗義藩國忘身於王室不家於朱戶公世載盛德人文冠冕又天姿大賢庭訓括羽之日諸季式亦克用訓我爾身也共被爲疎禮庇身焉禦侮無所花萼煜煜爛其盈門兄弟怡怡穆然映女且孝有上和下睦之難尊賢容衆之難厚人薄己之難自家刑國之難加行

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斯其大者遠者況承順顏色乎況溫清枕席乎如是故天高聽卑神鑒孔明不然爭曷爲出哉視諸故府則昔之人亦以孝致斯瑞也

讚佛文

竊以眞如妙宰具十方而無成涅般至功滿四生而不度故無邊大照不照得空有之涘萬法偕行無行爲滿足之地惟茲化佛即具三身不捨凡夫本無五蘊實藉津梁法相脫落塵容始於度門漸於空舍然後金剛道後爲三界太師王毫光相得一生補處左散騎常侍攝御史中丞崔

公第十五娘子於多劫來植衆德本以般若力生菩提家
含哺則外葷羶勝衣而斥珠翠教從半字便會聖言戲則
蒻花而爲佛事常侍公頃以入朝天闕上簡帝心雖功在
於生人泼辭拜命願賞延於愛女密啟出家白法𥚃修紫
書方降卽令某月日敬對三世諸佛十方賢聖稽首合掌
奉詔落髮久清三業素成菩薩之心新下雙鬟如見如來
之頂綺襦方解樹神獻無價之衣香飯當消天王持衆寶
之鉢惟娘子舍諸珍寶塗彼戒香在微塵中見億佛剎如
獻珠頃具六神通伏願以度人設齋功德上奉皇帝聖壽

無疆記椿樹以爲年土宇無垠包蓮花而爲界又用莊嚴常侍公出爲法將入拜台臣身在百官之中心超十地之上夫人以文殊智本是法王在普賢心長爲佛母郎君娘子等任誠性爲孝順用 闕 德爲道場將遍衆生之慈迴同一子之想又願普同法界盡及有情共此勝因俱登聖果

西方淨土變畫讚 幷序

法身無對非東西也淨土無所離空有也若依佛慧既洗滌於六塵未捨法求厭如幻於三有故大雄以不思議力開方便門我心猶疑未認寶藏商人既倦且息化城究境

達於無生因地從於有相西方淨土變者左常侍攝御史中丞崔公夫人李氏奉爲亡考故某官中祥之所作也夫人門爲士族之先道爲梵行之首大師繼踵望塵而理印命婦盈朝聞風而素履心王自在萬有皆如頂法眞空一乘不立以示見故菩薩爲勝鬘夫人同解脫因天女讚維摩長者陟岵何至哀哀縗絰順有漏法泣血以居念罔極恩滅性非報惟茲十力所護豈與百身之贖不寶纓絡資於繪素圖極樂國象無上樂法王安詳聖衆圍繞湛然不動疑過於往來寂爾無聞若離於言說林分寶樹七重遶

於香城衣奉天花六時散於金地迦陵欲語曼陁未落眾善普會諸相具美於是竭誠稽首隕涕焚香願立功德以備梯航得彼佛身常以慈悲爲女存乎法性還在菩提之家偈曰

稽首十方大導師能於一法見多法以種種相導羣生其心本來無所動稽首無邊法性海功德無量不思議於已不色等無礙不住有無亦不捨我今深達眞實空知此色相體清淨願以西方爲導首往生極樂性自在

繡如意輪像讚 并序

寂等於空非心量德如則不動離意識界實無所住常遍羣生不捨有爲懸超萬行法性如是豈可說邪如意輪者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三昧門現方便於幻眼六臂色身以究竟爲佛心一體眞相隨念卽藏乃無緣之慈應度而來斯不共之力衆生如意菩薩何心崇通寺尼無疑道登等貴族出家梵筵上首久積淨業三世皆空長在道場一乘自立亾兄故河南少尹雖明世典深達實相以不二法處於百一作上官花萼相連恩波女弟栴檀舊繞望絕仁兄雖曰如夢無寧喪我煩惱性淨示有同凡之悲菩提路空强

爲助道之相選伎惟潔底功加敬針鋒線縷日就月將五彩相宣千光欲發金蓮捧足寶珠垂髻原夫審像於淨心成形於纖手珊瑚掌内疑現不動如來頻婆口中同乎無法可說焚香讚歎散花瞻仰有情苦業滅而不生無上法輪轉而恒寂願以此福冥用莊嚴乃爲偈曰

菩薩神力不思議能以一身遍一切常轉法輪無所轉眾生隨念得解脫色即是空非空有是故以色像觀音願以淨斯六趣福迴向過去不可得

給事中竇紹爲亾弟故駙馬都尉於孝義寺浮圖

畫西方阿彌陀變讚并序

易曰遊魂爲變傳曰魂氣則無不之固知神明更生矣輔之以道則變爲妙身之於樂土大覺曰聖離妄曰性克修其業以正其命得無法者即六塵爲淨域繫有相者憑十念以往生西方變者給事中竇紹敬爲亾弟故駙馬都尉某官之所畫也天倫之愛加人數等悲讓侯而無所痛殞身而莫贖闕 傾無長之工不平分於我生將厚貸於泉路尚茲繪事滌彼染業寶樹成列金砂自映迦陵欲語曼陀未落墜此中年登乎上品池蓮寶座將踰棠棣之榮水鳥

法音當悟鸜鵒之力讚曰
生因妄念沒有遺識憑化而遷轉身不息將免六趣惟兹
十力哀此仁兄友于後生不知世界畢意經營傍稟獲悟
自性當成

為相國王公紫芝木瓜讚并序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為之降和地為之嘉植發書占之
推理可得何者人心本於元氣元氣被於造物心善者氣
應氣應者物美故呈祥於魚鳥或發揮於草木示神明之
陰騭與天地之嘉會今中書侍郎相公先生左丞府君沈

潛上德遐尚絕軌江海漭沆嬰孩杏壇高門長軌隱几含素蓋鳳凰之高逝薄龍虎之逶迤積有淳德誕敷餘慶而我相公生而英姿河目海口量與太素而無端倪應會神速動若發括事遣理盡澹然虛空亦猶太清雲無處所重元之旨達而有餘與太白之明漫而不及理文可以經邦訓俗武可以休大定功故天子咨之以布元化昔者高堂既闋扇枕無所嘔血長號禮不能制其哭泣之度終身巨痛時無以加其霜露之惕攻苦食淡寢苫枕塊淚少於血骨餘於形風吹起而裂其心鳥悲鳴而感其哭俄而紫芝

生楝葉若一作華成仙人之葢芑奪齊侯之衣又有木瓜在林味若楚王之萍大如安期之棗枯木無生物之理而布蕿滋蔓時果有常分之形而碩大殊尤鄰里駭之郡縣聞之公泣而不敢言州司遽表以獻或曰因心而致人之祥也或曰率土所生國之瑞也有識君子曰至孝所感物爲人之祥大賢佐時人爲國之瑞二物者雖感曩時之純至亦符今日之崇高也公尤不敢當歸美於今上以爲震位先兆孝德動天至乾元二年乃畫圖以進詔報曰芝草者延壽之徵也木瓜者投報之應也葢至誠所感有開必先朕

與卿道契雲龍義同水石位崇台衮寄重股肱故得嘉瑞薦臻靈物昭格君臣同德區宇克寧覽其進圖可爲嘉應請宣付史館者既依史策亦藏書府讚曰

紫芝三秀則生於梁木瓜一實其大盈筐嘉應薦至其故何祥哀哀孝思漣漣泣血終身致毀每慟將絕雲爲裵回風爲慘切依仁據德移孝爲忠經目盡理任心便公其道槖籥虛而不窮公位先兆聖人斯覩賜以詔書藏之祕府邦家之光哀榮終古

皇甫岳寫眞讚

有道者古其神則清雙眸朗暢四氣和平長江月影太華松聲周而不器獨也難名且未婚嫁猶寄簪纓燒丹藥就辟穀將成雲溪之下法本無生

裴右丞寫眞讚

澹爾清德居然素風氣和容衆心靜如空智以窮理才包至公大盜振駭羣臣困蒙忘身徇節歷險能通仁者之勇義無失忠凝情取象惟雅則同粉繪不及清明在躬麟閣之上其誰比崇

奉和聖製聖劄賜宰臣連珠詞五首應制

臣聞大明馭寓天地同符間氣佐時君臣協德故千年聖
主唐帝撫其寶圖七德諸侯周公爲之元老
臣聞有其才者效其職重其任者竭其能故樂播大風乃
能調四氣身騎列宿於是運三光
臣聞先天不違德合於上事君盡力功濟於下故君臣同
體於大道庶人以康億兆宅心於至仁萬邦乃固
臣聞形之端者影必隨焉聲之善者響必應焉故偃武修
文皇天降之善氣薄賦省役后土報以豐年
臣聞宣至理者文懸之於日月表聖言者字動之以烟雲

故虞舜作歌徒施於典策伏羲畫卦未類於昭回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六目錄

王維三

故右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祕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

銘

裴僕射齊州遺愛碑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

王維 三

故右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

君諱某字某其先奚仲之後於商為上卿世有功烈於諸侯氏則任蠻為著族後有官於京兆者子孫因家焉今為萬年縣人也遠祖某漢河東太守曾祖某周清河太守光復舊職異世而同符祖某隋梁州南鄭縣令父某皇石州離石縣令不墜象賢一門而二梟舄皆爲政以德遺愛在人能高其門必有興者雖不當代果生達人君離石府君

之第某子也膺一賢之期鍾累葉之善忠孝自得稟乎天姿詩禮輔成潤以庭訓文含四始雕蟲之技附庸武有七德啼猿之術居外明經者皓首弱歲成儒達法者腐唇端居曉吏以鄉貢明經擢第解褐益州新都尉居無何丁母憂廬以長號淚少於血杖而後起骨餘於形彈琴不成從先王之禮捧筐便慟有終身之哀服闋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轉左衛錄事參軍又遷右豹韜衛長史王樂爲用率武夫以扞城人愛其才稱君子之爲衛方將冠章甫之冠衣逢掖之衣奏議雲臺論政赤墀一見天子必爲之前席

三說大臣必爲之解印若端委以相六合盡宅心於帝庭授鉞以董八蠻可傳首於魏闕然後挂冠東郡拂衣五湖高蹈烟虹笑謝珪組天命不祐沮我良策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寢疾卒於永興里第某年月日葬於京兆神禾原禮也嗣子曰某善繼先志克成厥家多藝多才安英實選匪闕實寶十城之價不以力聞萬夫之敵命同御座漢帝以恩待故人超將中軍先軫以才登元帥以某年月日從駕謁五陵天子若曰自古明王因心以孝待人由己以施物故休戚共憂樂同也其贈羽林將軍任某父使持節丹

州諸軍事丹州刺史敬其事則命以始寵其身以及其親
明主所以盡心忠臣所以盡力故羊舌職悅是賞也陳力
異代官成聖朝修文下泉名在天爵前賢陰德雖貽慶於
後昆嗣子揚名乃大顯於先父養則致樂沒而有稱昔也
爲士享唯將軍之食今則典邦葬亦諸侯之禮皇帝命之
太史書之報昊天之恩曾舉世未有豈與夫手樹行檟躬
廬長松負土成墳傭身以葬匹夫之孝同年而語哉君少
有大略長而能賢安於仁樂於善厚生以儉守智以愚視
事所及筆研盈庭其力文也容膝之外圖書滿屋其嗜學

也八體之能右軍曾未知輸五弦之妙中散何擅於琴以禮庇身以清守官惟邦之彥惟國之翰夫人河東裴氏始以某爲光祿也封河東郡君及是又贈河東郡太君子之忠由母之教母以子貴不亦宜乎司文者執簡以往刊石旌德其詞曰

爵侯之裔兮代濟其美不隕其名是生碩德兮爲世作程忠不祐孝不福兮早謝休名身爲士兮子爲卿大將羽林兮統天兵天子寵兮爲崇榮贈我武符兮賜我專城青松寂寂兮晝無人聲狗不吠兮雞不鳴蒼莨千古兮孰云旌

賴孝子兮揚音英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祕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

銘

坑七族而不顧赴五鼎而如歸狥千載之名輕一朝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涕獄急不見南冠而縶遜詞以免北風忽起刎頸送君智士之勇也種族其家則廢先君之嗣戮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全其生思得當有以報漢棄身爲餌俛首入橐偽就以亂其謀佯愚以折其僭謝安伺桓溫之亟蔡邕制董卓之邪然後吞藥自裁嘔血

而死仁者之勇夫子爲之公諱斌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
豕韋氏主盟於商後扶陽侯重世相漢高祖孝寬周大司
空鄖國公曾祖津陵州刺史壽光縣男祖琬成州刺史父
安石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並勲德茂著史牒詳焉公郇
文貞公之仲子也初以宰相子弁髦署吏抱拜授封加朝
散大夫封平樂郡公累拜某官丁文貞公憂又丁某國夫
人憂無容顧禮殆不勝喪終身之痛歷稔猶毀幼無童心
長積純氣抱其天素立於人紀先聖微言宿儒未辨貫穿
精義總括旁說文言蔚於輿表筆態妩於力外子虛上林

敢云雄似黃庭圍扇方議雁行鵷鷺之姿羊車奪暎曾選
公壻詔婚王室天家焜燿獨任素風時論騰踴空在右職
乃拜中書舍人動翔鳳之詠啟迪古詩下流水之書敦崇
雅誥轉太常少卿六宗九奏悉具其儀天神地祇可得而
禮俄入覲累貶巴陵太守稍遷壽春太守又遷臨汝太守
其理務教訓其政尚寬簡謂其敘在六官又踐三事疇咨
帝載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代之英天子避其
用親姦臣惡其異己馮衍竟廢揚雄不遷抑古人而有之
何夫子之命也逆賊安祿山吠堯之犬驅彼六騾憑武之

狐猶威百獸藉天子之寵稱天子之官徵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反幽薊稍逼温洛云誅君側尚惑人心列郡無備百司安堵變折衝爲賊矣兼法令而盜之將逃者巳落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羅網遥施陷穽舉足便跌奮飛即挂智不能自謀勇無所致力賊使其騎刼之以兵署之以職以孥爲質遣吏挾行公潰其腹心候其間隙義覆元惡以雪大恥嗚呼上京既駭法駕大遷天地不仁縠洛方鬬鑿齒入骨磨牙食人君子爲投檻之猨小臣若喪家之狗偽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不入者一旬穢溺不離者

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賓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憂爲厲公哀予微節私予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畢今日歡泣數行下示予佩玦斫手長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語指其心曰積憤攻中流痛成疾猥不見戮專車之骨梟枕鼓之頭焚骸四衢然臍三日見子而死知予此心言之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絕於洛陽某之私第以某月日返葬於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褒美贈祕書監天下之人謂之賞不失德矣公敦穆孝友明允篤誠高

居化源濡迹物軌元昆曰陟伯與仲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室抑謙巳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蓋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悌之祥而公昆季謙而不以聞維穉弱之契晚年彌篤吾實知之能言者乃爲銘曰 銘亾

裴僕射濟州遺愛碑

夫爲政以德必世而後仁齊人以刑苟免而無恥則刑禁者難久百年安可勝殘德化者效遲三載如何考績刑以助德猛以濟寬期月政成成而不朽者惟公能之公名耀卿字渙之河東聞喜人也益爲帝虞賓相帝舜非子其胄

而邑諸裴在漢者爲水衡在魏者守代郡十三代祖徽魏益豫雍兖徐五州刺史蘭陵武公源於大賢派以俊德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矣曾祖正隋散騎常侍長平郡贊理祖睿皇朝洛南南鄭二縣令著族斯茂衣冠未敢爭雄繼世皆賢英彥無出其右故有常侍縣君遞輝迭暎父守眞太常博士判駕部夏官員外今上楚王府諮議參軍邠寧二州刺史贈晉兖沂三州刺史文儒之宗伯禮樂之本源藉業雖曰承家復始由乎種德再典大郡二爲仙郎舉十大夫是則是敎且年不及壽而位未稱德朝多其能歿而獨

贈公則晉州之第三子也語而能文有識便知爲兒則量過黃髮未仕而心在蒼生伯達試經子爰應詔古之人也我不後之八歲神童舉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解褐補祕書省校書郎歷睿宗安國相王府典籤東觀載筆班固名香西園賦詠劉楨氣逸轉國子主簿檢校詹事府丞學識宏在儒林風度雅膺儲寀河南府士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公府屈廊廟之才曹無留事仙郎明黜陟之法野無遺賢右司兵部二郎中長安縣令其在含香一臺推妙以之製錦四海是儀公之斷獄也必原情以定罪不阿意以侮法

是以小失天旨出爲此州刺史公推善於國不稱無罪恩利於人志其屈巳戮豪右以懲惡一至無刑旌孝弟以勸善洪惟見德然後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行之一年郡乃大理襁負而至何憂乎蕩析之人路不拾遺何畏乎穿窬之盜既富之矣汲黯奚取於開倉使無訟乎仲由何施其折獄居無何詔封東嶽關東列郡頗當馳道至於犧牲玉帛資糧扉屨其或不供爲有司所劾因而厚歛非天子之意豐省之度多不得中故二千石有不能受事於宰旅者矣季孫請魯視邾滕濤塗恐師出陳鄭

抑為是也公盡事君之心且曰從人之欲萬斯箱之粟茲乃如京百執事之人於我乎館四封之境二為帝庭一郡之賦再粒天下士卒林會馬牛谷量皆投足獲安端拱取給無虞爍溼不畏寇盜草莽之中用能便其體羇縲之外無所勞其力天朝中貴持權用事厚為之禮則生我羽毛小不如意則成是貝錦公享有常牢覿無私幣冒貨賄者我以為仇淫慝者吾所能禦至於急宣中旨暴征庶物或命嘉蔬先春當薦錫貢珍果非土所生舉是一隅其徒千計皆曾不旋踵若取諸懷又不知其備預之所以然也

謂餽竿竭矣而家有餘糧謂疲勞甚矣而人有餘力豈非積年之儲用之有度終身之逸使之有時不然班貢藝事輕重以列我視子男之國而倍公侯之征今日之事我爲上也大駕還都分遣中丞蔣欽緒御史劉日政宋珣等巡按皆嘉公之能奏課第一公未受賞朝而歸藩天災流行河水決溢蝗蟲避境雖馬棱之化能然洪水滔天固帝堯之時且爾高岸萃以雲斷平郊豁其地裂噴薄雷吼沖融天迴百姓巢居主客有其家室五稼波殄沼毛荒於畎畝公急人之虞分帝之憂御衣假寐對案輟食不候駕而星

邁不入門而雨行議隄防也至則平板幹具餱糧揆形略趾量功命日而赤岸成谷白濤亘山雖有呂梁之人盡下淇園之竹無能為也乃有壞防之餘衝波且盡僅在而危同累卵將墜而閭不容髮公暴露其上為人請命風伯屏氣以遷迹陽侯整波而退舍又王尊至誠未足加也然後下窮楗搴長茭土簣雲積金鎚電散公親巡而撫之慰而勉之千夫畢飯始就飲食一人未息不歸蘧廬惰者發憤以躒勤懦者自強以齊壯成之不日金隄峩峩下截重泉上可方軌北河迴其竹箭東郡變為桑田先是朝廷除公

宣州刺史公惜九仞之垂成恐眾心之或怠懷絲綸之詔密金玉之音率負薪而益勤親執扑而彌勵既成乃發書示之皆捨畚攀轅廢歌成泣淚洏濟袂澤陰魯郊哀哀號呼不崇朝而達四境噫公之視人也如子人之去公也如父宜其升聞於天司我五教公之富人也以簡簡則不擾而人得肆其業非富歟公之愛吏也以嚴嚴則畏威而吏不陷於罪非愛歟是其大旨也至若沛郡謂爲神明淮陽謝其清淨尊經於學校會風載儒加信於兒童齊人不詐明間視聽其察姦也無全曉習文法於決事乎何有六義

之製文在於斯五車之書學半於我其爲身計保乎忠貞
將爲孫謀貽以清白熊軾之貴子弟夷於平人龍門則高
賓客不遺下士非禮不動出言有章語曰愷悌君子人之
父母其是之謂乎維也不才嘗備官屬公之行事豈不然
乎維實知之維能言之況夫婦男女思我遺愛者唫詠成
風耆艾人吏願頌清德者道路如市則王褒所講奚斯之
頌美政盛德綴詞之士固未嘗闕如也維敢拒之哉頌曰
童子何知兮公邁成人大不必佳兮公德日新天生德於
公兮遺此下民天子命我兮守兹東郡人調公以謫去兮

不能致訓公曾不私巳兮政聲益振惟歲十月兮帝封岱宗千乘萬騎兮行幸山東小郡之賦兮再粒萬邦豐不盈儉不陋兮公之舉也得中河爲不道兮離常流以痡毒不用一牲兮不沈一玉身當中流兮馮夷感而避賢敕陽侯兮使却走夫洪漣板築旣具兮薪又屬庶人欣以就役兮高岸崛起於湲谷人降邱宅土兮桑田鬱以載緣行無五馬兮食不載味惠恤鰥寡兮威讋黠吏公之德兮曾無與二人思遺愛兮淚淫淫歲久不衰兮至今性與天道吾不得聞兮誌其小者近者兮巳是過人之德音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於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於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揖一作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敷仄陋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爲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爲丈夫用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

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算不能知堅壁於畫一善政不能下摧㾗豪如薙草無愠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務一作吏總以奇而得正一作總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縣吏惡少聞風改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咸而君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椎政寛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縳之立死鈴下於是人

入閤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頗太甚野無遺秉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盜迺邑糾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方夏一作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振雷霆之威其或宥過襃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圬不塓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殣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爲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

鮫衡龍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魚飧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唯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匱於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菅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竟耒女始安織於是台背黃髮之老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悖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無犬吠亦無姦人臨年餘資幸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爲外戚於帝爲外

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客澹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旁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宮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其經

術爲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一有德字升聞於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祕書也關文遺簡多在大家淺爲子孫之藏密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謟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蓺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重一作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束緼取火伐樹寘薪釃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

禍亦覆餗自絳以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男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答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燬天爍地靈衣且爲煨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於阽危曰功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刋於石以予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

語知風俗之淳獘識政化之源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蠱以幹含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紫綬京兆之良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手以將寬而愛人立滅暴强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人遂覲東后我教我訓我鎮我守茫茫三秦則罔餬口守死以義狗生不苟王曰外弟視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帝堯刻石

作頌永世彌昭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

五方殊俗魏風婉而其人舒九土異宜冀田壤而其賦錯前政有寬猛之異時令有班藝之差非夫酌舊典於可行啓新圖於必當多方而不失正一貫而或從權曲成便人大抵厚俗選衆而舉非公而誰公先自吏部侍郎出爲安康郡太守某載月日詔以公爲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公諱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也其出處本末奕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凡邦伯到官詔使按部或閉閤思政

或下車作威或劾吏爲明或移書示禁公異於是可略而言公素號賢一作明積有治行宿訟不決之務餘地割分疑獄自誣之枉容光立照故陋其思政也安全長吏不逐老丞成就諸生先教小吏道德齊禮有恥且格故鄙其作威也謝亭長之問勞野次之賢吏悉謂爲神明人不隱其毫髮故無事劾吏也列郡共職清節銷其過求諸曹報簿直筆破其汚詆故不待移書也山東古之七雄河北有其四國地方數千里人蓋億萬計獻于三歎之饋滋無舊德平原十日之飲顧有遺風朱亥袖椎豪雄扼腕曹王拂局

輕薄爲心奢泰擬都護之堂遲緩學邯鄲之步公抑末計一作技而敦本斥浮食以歸業督課八政擇良吏以遣行講求六籍置學官於便坐於是橫經左塾力穡先疇盡業農桑大興庠序家知禮義更式段子之廬戶有京坻增修史起之廟叢臺歌舞成市鄴郡帝王舊都袨服靚妝挾筑跕屣淇上留客河間數錢公課其組紝之庸開其婚嫁之節冶容絕四方之袖織室致五匹之工刑於上官訓及處子鄭聲衛樂共棄師襄趙帶燕裾思齊漆室漁陽驕客奏報本朝鯷海樓船連漕絕域郊迎館給不敢淫其芻蕘水路

陸衢晝若安於枕席某載月日詔賜紫袍玉帶金魚袋衣若干副方伯十聯賴其澄清之轡天子七命賜以安吉之衣緹油屏車璽書增秩未是過也勝殘之化既成觀俗之風允穆優游無事學官思歸況乎父母之邦近在嬰兒之國表請拜掃有詔許焉預約守宰無偵候至郡則投刺上謁至邑則舍車而徒展禮先塋椎心泣血迴趨長老稽顙緒言宗人族姻姑黨姪行覿以重幣筐篚徧於里閭享有加牢牛酒溢於衢陌朱軒駟馬耀於衡門紫綬雙龜出入編戶蘇公佩印始歸鄉里晝歡疏傳散金不與子孫爲

計迨乎將去仍以餘資一里置社備養生送死之具一鄉
置校開說禮敦詩之本相如衣錦且飛大漢檄書買臣懷
綬不德長安廄吏故使巴蜀太守負弩前驅會稽守丞引
章下拜此蓋恨不禮於他日思釋憾於故鄉是輕桑梓之
人適騁斗筲之志豈若公自心而至卒禮無違來悅去思
推才降體平陽傳舍不許望塵山陰吏卒詎聞治道富貴
還鄉榮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也凡百君子無一至焉
公當九伯之官兼八使之任淡總之體不求於無虞闕六字
於草竊政成德舉風動神行頃有勳臣旁典屬郡曩者風

雲際會攀附騰驤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謂國不忘尚嘉迺勳宋父宣驕條侯倨貴當閼常從横恣不法帷帳狗馬僭侈踰制公劾之則重傷國恩置之則大廢邦典於是喻以禍福告之話言昔有不愛趙城將蹈滄海旣尊漢室願遂赤松功成不居道家所避至於析珪分組跨壤連州懷四術而自疑見九重而失望或寃家上變司敗受辭朝亭膏粱寧知獄吏暮成葅醢遍賜諸侯難恃白馬之盟徒思黄犬之樂雕牆峻宇萬乘猶憚十訾紫衣狐裘一朝而數三罪雖嫌絳灌等列不逾梁楚爲墟於是翕肩振驚折節受

教杜門謝絕賓客終身不紊紀綱以寬服人實在有德厥
有挾左道飛訛言南國青珠之符東海赤刀之術分風送
客割水飲人僞辨而納之於邪善誘而濟之以惡戶外多
係汝之屨恐爲亂階門前無長者之車知其惑衆公奉誅
首惡悉宥面從丕蔽要囚惟良折獄議事以制不徵於書
副至仁之納隍用輕典於平國刑期不濫人乃大安奏課
計功天下小察責吏以實則舉其不矜欲人自新則貰其
宿負官以德舉政以禮成至於賞善勸能正源端本齊風
變魯蓋以悉禮名儒晉盜奔秦豈俟多誅惡少納貢獻賦

則惟恐居後酬庸命賞則義不敢先布以聖恩奉宣明主之詔問其理狀對用議曹之言邦家之光其斯謂矣年若干秀才擢第應制舉第若干等授某官歷某官若夫明眸白皙玉潤珠耀美秀備於儀形風流發於言笑行之方也留如守司智之圓也速若發括量包羣有思入無間壞壁古文曲臺遺禮淮王九師之易漢氏三家之詩傳癖書淫鷹揚學府比文園入室之武同丞相登科之策奏甚平讞詩窮綺靡研燔紙貴虎視詞林嘗奉和聖製雨中春望詩云雨後山川光正發雲端花柳意無窮又奉和行幸詩云

接仗風雲動迎軍鳥獸舞時人以爲鮑參軍謝吏部爲吏
生云某年月日詔除公河東大守兼採訪使官吏百姓等
或守闕乞留或遮道更借淚增時雨思結仁風親愛之深
諱名而號爲父歌詠不足取姓以命其兒公既去官多歷
年所人思愈甚共立生祠異邑居而丞合無契約而靡至
恐不預於聚財懼不任乎輸力棠樹勿翦何如審像圖形
桐鄉置祠豈比耳聞身及以此觀德何德之深仍建豐碑
立於祠宇甸匐千里前後百輩求綴詞之客爲頌德之文
維也竊比老農不知舊史衆心所至難抑與於輿人乎病

未能不獲已於求我乃爲頌曰

禹別九州漢分八使實惟方伯且曰連帥建節乘軺觀風察吏山東河北全趙大魏授方任能惟名與器蓋非其才孰享斯位天子命我導揚皇風敬教勸學通商惠工法去太甚政貴得中守丞老病小吏童蒙督郵不遂博士成功遂安賢者大啓儒宮四國之餘一都之會平原舊俗信陵遺態博塞以遊椎埋爲害叢臺淇水燕裾趙帶淳化旁屬貞風俶載劈纊卷綃橫經秉耒清節峻邈碩量宏深投書置水酹酒捐金樹德滋蔓持刑不淫訛言免坐倨貴懷音

繡衣罷斧壘綬停琴既此時雨當聞作霖申哀松柏展敬

桑梓伏謁公門徒行故里椎心馬鬣啓顙鯢齒身紆紫綬

禮及童稚帝賜黃金盡於筐篚社養宗人學招邑子能事

具舉令問允穆璽書改印緹油轉轂壁挂胡床舍留官犢

人吏老幼涕泗號哭頌德豐碑圖形華屋閱實數美移晷

更僕